

### 典型在夙昔- 緬懷林槐三教授

心臟外科 徐展陽住院醫師

「有你的信」。

民國九十五年，那時的我正值大四，偶然在系辦被叫住領取寄給自己的信也倒是頭一遭；滿腔狐疑地拆開信來看，結果是林槐三教授親筆寄給我的信。地址就寫了仁愛路的醫學院地址的醫學系辦公室—徐展陽同學收。

細讀完整篇內容，整個人愣住，然後不可置信，於是幾欲潸然淚下。

開門見山第一句，「突然寫信給你，不要害怕。」然後老師說他今年暑假參加大體老師普渡儀式中突然無意識倒下去昏厥，急診後住院了幾天後回家，老覺得頭昏，回憶起很多事要交代一下，想到了我。

還以為是什麼大事，讓我在他心中縈繞許久，結果是兩年前的一次組織學顯微鏡教學，我問了老師一個"sertoli cell"的問題，老師當時動了視野，另外找了一個、卻又不是很典型的細胞給我看。

我早就忘記這件事了！壓根兒不在乎，甚至第一次看到信，還思考很久，"sertoli cell"長在那兒，而老師竟然記掛著兩年，還在信紙描繪了細胞的型態給我看，說著："sorry"「如今想起實在後悔」。

我看到此處已是全身僵硬，愧不敢當。不知道為何老師對我如此疼愛！印象中林槐三教授儘管老了，在組織實驗中還是會踱在同學中等待回答問題，我也不知道是何時開始，老師開始喜歡在我座位旁邊出現的；常常在我旁邊看我觀察玻片，問我有沒有問題，雖然老師口音很重，聽不是很懂，但還是喜歡請教老師。印象中大家也常圍著教授，聽他講以前日據時代求學的故事。

看老師的筆跡很散亂，應是手腳不聽使喚緣故？但感覺筆觸之間仍充滿堅持，寫了滿滿一信紙給我，我眼眶已紅。

而事隔一年後，此時我已經是大五的見習醫師，在醫院見習之餘又收到了老師的信，筆跡更潦草了，也實在是看不出所以然，不過老師用「天使」形容

